



慧心魔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下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羽生作品集

39

慧劍心魔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慧剑心魔/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46-7

I. ①慧…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00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0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英雄肝胆须挥剑 儿女柔情合一心	399
第二十六回	惘惘余情随逝水 空空妙手解恩仇	417
第二十七回	知谁是中流砥柱 问几时大海澄清	431
第二十八回	堪叹世途多势利 却伤巨室少亲谊	449
第二十九回	仗义拔刀维正气 盗名欺世愧亲谊	465
第三十回	病中出走情可忍 心事谁知意自怜	481
第三十一回	喜得神医退群盗 却伤怨女数行书	501
第三十二回	异国情鸳同患难 中原豪杰共恩仇	517
第三十三回	欲避强胡非善策 终须豪杰逐狼兵	535
第三十四回	喜见英雄能伏虎 惊闻女主陷魔宫	553
第三十五回	气壮山河驱暴虏 光辉日月颂英雄	567
第三十六回	大野鏖兵戈指日 深宫血战剑如虹	589

第三十七回	兵火浮家豪杰恨 金风送爽义师来	601
第三十八回	何用参禅坚定力 但凭慧剑斩心魔	621
第三十九回	伏虎驱狼寒敌胆 冲锋陷阵显神威	637
第四十回	凯歌欢奏妖氛净 穷寇潜逃祸患多	653
第四十一回	卷地胡尘遮日月 干云豪气起幽燕	671
第四十二回	从来百姓真无敌 试论英雄孰最强	691
第四十三回	碌碌风尘寻弱女 惺惺相惜结亲家	705
第四十四回	力拼胡强豪杰胆 心伤焦土女儿情	721
第四十五回	羞颜愧饮英雄酒 脱险难酬侠士恩	741
第四十六回	仗义何堪遭折辱 铸情无计愿偕逃	755
第四十七回	神剑施剑寒敌胆 将军一怒反幽州	771
第四十八回	尽扫妖氛驱暴虏 还须慧剑斩心魔	789

第二十五回 英雄肝胆须挥剑 儿女柔情合一心

段克邪安慰周同道：“我的大师兄素来是一诺千金，他答应你要来助阵，那就一定会来的。你们两帮比武之事，是早在三天之前就约好的了，这消息此刻想必亦已传遍江南武林，大师兄又不是避世隐居，焉有不知道之理？”

周同说道：“我只怕他们两位武学大师谈论武功，谈得入迷，对外间之事，浑如不觉。”

段克邪笑道：“不会的。我的大师兄对谈论武功固然是很有兴趣，但对打架更有兴趣。而且他也说过，他与华老前辈谈得尽兴，就定必回来。如今他们已同在一起五天，什么武功还未谈完？”

周同笑道：“但愿如你所言。”心想：“空空儿即使不能及时赶到，但段克邪夫妻已经回来，还意外地得到辛芷姑与许多少年豪杰助阵，还有宇文虹霓也答应了对付泰洛那帮人，实力也颇不弱了。”不过，他是希望得到空空儿做他最得力的靠山，此际，已将面临决战，空空儿尚还未见回来，心中总是有点惴惴不安。

三艘大船在晨光熹微之中向那小岛进发。展伯承与褚葆龄同在同一条船上。这几日来，褚葆龄总是避免和他见面，此际在这船上，褚葆龄也不愿留在舱中参加他们的谈话，而是走出舱外，独倚船舷，看那滔滔的流水。

“不尽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褚葆龄心伤逝水，目送惊涛，不觉喟然兴叹。她的爷爷一世英雄，如今已是一抔黄土。而这一年来，自己漂泊江湖，却不知流向何方，不也正像这长江的

逝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不错，这是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的。老一辈的她爷爷那一辈的英雄消逝了，新一辈的像“小承子”和刘芒这一辈的英雄又逐渐成长了。

想起了“小承子”与刘芒，褚葆龄又不觉心如乱麻。她有与刘芒重逢的机会吗？重逢之后又能和好如初吗？“小承子”对她仍似姐姐一般，可是她对“小承子”的感情还能够像从前一样吗？长江水，向东流，她呢，她又流向何方？

褚葆龄正自怅怅惘惘，思如潮涌，忽听得有人轻轻的一声咳嗽，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展伯承站在后面，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褚葆龄怀疑他是窥破了自己的心事，面上一红，说道：“小承子，你怎么不与铁铮谈话，一个人跑出来了？”

展伯承道：“我有点闷，出来吸口海风。嗯，龄姐，你不也是一个人在这儿吗？可是想着什么心事？”

褚葆龄道：“我是想着心事——想着怎样对付窦元。咱们这边虽说是有许多能人，但我总不能让别人为我的爷爷报仇呀！”固然这也是褚葆龄的一桩心事，但她另外的许多心事，可就要瞒着展伯承了。

展伯承靠近她的身边，若有所思，沉吟半晌，说道：“龄姐，你还记得最后一次在园中和我练武的事吗？”

褚葆龄心头一跳，脸都红了，说道：“你提这个干嘛？”原来她就是在那一次的练武当中，向展伯承透露出她与刘芒相恋的心事，并求展伯承帮助她的。同时在那次练武当中，她也隐隐感到展伯承对她的爱意，正是因此，她为了要澄清她与展伯承之间的关系，这才正式表露她对刘芒的心事的。

展伯承道：“那次咱们练爷爷所教的小擒拿手法，我输了给你，后来我用五禽掌法，赢回了一招，你可记得？”

褚葆龄道：“记得又怎么样？”声音已是有点不大自然。

展伯承道：“这一年来，我用心解拆爷爷所教的这七十二把小擒拿手法，觉得这七十二把擒拿手法狠辣无比，用之得当，正可以

以弱御强，倘若再配上我的五禽掌法，威力更大。嗯，龄姐，这一年来，我也是时刻想着怎样为爷爷报仇之事，让咱们联手对付窦元吧。我想到了一招最狠辣的招数，到时咱们给他来个‘背腹受敌’，我在前面用这一招拿着他的虎口关节，你在背后一抓就可以抓碎他的琵琶骨，即使不能立即就杀了他，也可以把他的武功废了。”

褚葆龄这才知道展伯承念念不忘的只是为她的爷爷报仇，不觉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说道：“小承子，窦元的武功非同小可，你那一招也不知能否奏效，即使能够，但你必须欺到他的身前，才能拿他虎口，这个危险太大了，你会有性命之忧的。”

展伯承道：“你的爷爷也是我的爷爷，我宁愿粉身碎骨，也要为爷爷报仇。”

褚葆龄不觉珠泪盈眶，说道：“多谢你，小承子。但我不愿为我舍命，不如你把这一招教我！让我与窦元一拼。”

展伯承道：“不，爷爷是咱两人的爷爷，我可并不是只为了你呀。对付窦元，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咱们联手才成。何况虽有危险，也不一定就会丧命。龄姐，今日是个机会，过后就难逢。咱们把爷爷所教的这七十二把小擒拿手法重温一遍吧。”

褚葆龄心情激动，此时她哪能够平静下来与展伯承温习武功？

褚葆龄与展伯承一同长大，熟悉他的性情，他一旦下了决心要做某件事情之后，那就是至死不移的了。只是有一点她还捉摸不透的是，展伯承是不是如他所说完全是为了替爷爷报仇，而并没掺杂有为她而牺牲的心意？

褚葆龄眼角斜睨，只见展伯承还是一脸诚恳的神情，等着她的回答，褚葆龄强忍着泪，哽咽说道：“爷爷所教的小擒拿手法，我也没有丢荒，不必再练了。到时，咱们就像从前练习一样，我会与你配合得好的。”

正说到这儿，铁铮也已出来寻找他们，笑道：“展大哥，原来你是和褚姑娘躲在这儿。我不打扰你们了。”

展伯承很是不好意思，连忙说道：“我是出来吹吹海风，碰巧龄姐也在这儿，我遂和她计议对付窦元的事情。好，咱们都进去

谈吧。”

褚葆龄背转身子抹干眼泪，说道：“你们先进去，我再吹一会儿海风，我不惯舱中的气闷。”

铁铮笑了一笑，展伯承怕他再说出一些令褚葆龄难堪的话来，便赶忙拉着铁铮回船舱去了。

展、铁二人走后，褚葆龄独倚船舷，思前想后心中更是不能平静。她一向以为自己爱的是刘芒，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刘芒对她的爱。但此时却不知不觉地拿刘芒和“小承子”比较起来，“刘芒会不会对我这样好呢？”

这艘船忽然慢了下来，褚葆龄这才惊觉，抬头一望，原来已经到这座荒岛了。

周同走在前头，带领他这一帮人登陆，只见窦元那边的人早已在岛上等候他们了。岛中有一片已经清除了荆棘的平地，想是窦元那些人刚刚开辟出来的。

周同把眼望去，留心观察，窦元那边，有沙铁山、鲍泰那一帮人，有泰洛、丘必大那一帮人，还有卜仇天、帅万雄等一帮黑道高手。而且最厉害的那两个对头人物，雪山老怪门下的大弟子西门旺和他的爱子司空猛也都来了。

窦元哈哈笑道：“周舵主果是信人，如期来了。”

周同拱了拱手，说道：“今日之约，窦舵主你是主人，请你划出道儿！”

窦元也不客气，说道：“咱们今日是强存弱亡，除非一方降服，否则就是不死不散。周舵主，你的意思怎么样？”

周同不堪示弱，微微一笑，说道：“窦舵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总之，是舍命陪君子罢啦！”

窦元纵声大笑道：“好，好，很好！但咱们两边都有助拳的朋友，两边朋友之中，或者各有冤仇。他们是要拼生死或者只是要决雌雄，咱们做主人应该随客人的便。因此我的意思是让客人们先行动手，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然后咱们两帮再决一死战。”

周同道：“好，一切随你便。这就是开始吧！”

褚葆龄悄悄拉了展伯承一下，展伯承道：“不必着忙，先让他

们长辈。”

展伯承不愿僭越，却想不到对方的人出来，第一个就是指名要向他挑战。这个人是不仇天。

不仇天拔出判官双笔，朝他们这边一指，朗声说道：“别人是家丑不外扬，我却是怕自扬家丑。我曾在魏博道上栽了一次大大的筋斗，那次我是截劫王家的宝藏，栽在华宗岱之手的。华宗岱今日不在场，但当日押运宝藏的两个小子可是在场的。这两个小子就是展伯承和铁铮，喏，还有华宗岱的女儿也是在场的。我现在就向他们挑战，不错，他们份属小辈，但他们也都是武学名家的子女，我让你们三人齐上，也不能算是以大欺小了吧？再不然，倘有他们的长辈在场，要代他们出头的话，我也愿意应战。”

不仇天在武林中勉强可以跻进一流高手之列，他估计对方只有辛芷姑与段克邪、史若梅三人可以胜得过他，倘若败在这三人手里，败也败得光荣。同时他也估计到对方的一流高手不多，必须要腾出人来自己这边的司空猛、西门旺、泰洛等人，未必就会出头痛他。

他猜得不错，辛芷姑“哼”了一声，道：“这人不配是我的对手。”段克邪看了那边的司空猛一下，料想司空猛等必将会向他挑战，心里也在踌躇。

不仇天向他们“三小”挑战是主，至于说到可以让他们的长辈出头代替，那只是附带说说而已，他这样说话，实是外厉内荏，群雄心里都在暗暗好笑。但虽是好笑，也有一点为他们“三小”担心，正如不仇天所说：“三小”都是武学名家的子女，若不应战，则是有辱家声，若然应战，功力究竟与不仇天相差尚远，以三敌一，也未必可以打个平手。

虽然不仇天不单单是向展伯承挑战，但展伯承也列名其内。展伯承是准备了要和诸葆龄联手斗一斗窦元的，岂能小不忍而乱大谋，先和不仇天作个无谓的消耗。

史若梅见展伯承面有难色，只道他心中惧怕，正要替他们出去，铁铮已先站了出来。

铁铮和华剑虹是站在一起的，铁铮跑了出去，华剑虹也追上

来。她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叫铁铮回去，铁铮却佯作不见，没有止步。

铁铮冲着卜仇天冷笑说道：“你是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三人联手斗你？我与你一个对一个，要分胜负，要决死生，都随你便！”

华剑虹叫道：“不成，不成！”众人只道她是说铁铮单打独斗不成，哪知她跟着却是说道：“这厮是我爹爹手下败将，我爹爹不在场，他要报仇，当然是该由我替爹爹接下。别人不许和我争！”群雄这才知道，华剑虹也是要和卜仇天单打独斗。

卜仇天是名震江湖的魔头，在绿林中的地位也不在窦元之下。他气在心头，口头上却必须装作“不屑”与“小辈”计较的样子，只是傲然说道：“别说废话，还有一个，快快出来！”扬起判官笔向展伯承一指。

展伯承道：“过了今日，你再来向我挑战吧。”他本来的意思乃是为了今日要对付窦元的，只因未到时候，所以不便说出而已。但他这句话听在旁人耳中，却变成了一句蔑视卜仇天的说话，是说卜仇天与铁铮或华剑虹单打独斗，只怕也未必过得了今日。

铁铮哈哈笑道：“不错，你胜得了我，再斗我的展大哥也还不迟。你以为你就一定胜得了我么？”

华剑虹道：“不成，这姓卜的是冲着我的爹爹来的，铮哥，你应该让我先斗一斗。我输了才轮到你。但也不见得我就会输给他啊！”

段克邪深知铁铮的性格，铁铮颇有父风，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若然没有几分把握，决不敢单独向卜仇天挑战。于是作好作坏的出来仲裁道：“卜舵主要以一敌三，那的确是有点不自量力。但卜舵主毕竟也还算得是个江湖上的成名人物，若和初出道的小辈单打独斗，也是有点不大公平。这样吧，铮侄和华姑娘都别争了，你们两人联手，双方各不吃亏，也算作是给卜舵主几分面子吧。”

段克邪的一番话，其实是处处贬低了卜仇天的身份。倘若这话换是别人说的，卜仇天非找他晦气不可，但段克邪是曾经胜过他的，他对段克邪可是连哼也不敢哼。于是这口气遂都发泄在铁、华二人身上。

当下，卜仇天扬起双笔，冷笑说道：“好，我就先收拾你这两个小辈，看看是谁不自量力！”笔挟劲风，登时发动攻势，双点铁、华二人的期门穴。

铁铮用个“梅花落地”的身法，身形一矮，倏地一个盘旋，抖起了剑花朵朵，一招之间，连刺对方的七处穴道。这是得自空空儿衣钵真传的“袁公剑法”，倘若练到炉火纯青之境，可以一招连刺九穴。但铁铮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能够一剑刺七穴，也已经大大出人意料之外了。登时场中爆出一阵震耳如雷的喝彩声！

但卜仇天毕竟是功夫老练得多，内功也在铁铮之上，只听得哈哈一笑，说道：“小娃儿，你这袁公剑法也算是不错的了，但要拿来对付我，可还差得远呢！”说话之间，左笔一砸，右笔一压，登时把铁铮的剑尖拨开，一招“仙姑送子”，左手判官笔一抬，直扎铁铮的“分水穴”。右手笔则仍然招数不变，指向华剑虹的“期门穴”。

华剑虹冷笑道：“你这双笔点四穴的功夫，简直不成气候，笑话之极！”冷笑声中，剑尖一颤，横削过去，剑势奇幻无方，饶是场中无数剑术名家，竟然看不出她使的是哪一路剑法。

卜仇天是个使判官笔点穴的大行家，心中却暗暗吃惊。原来华剑虹使的并非一般剑法，而是将她父亲独步武林的“双笔点八脉”的“惊神笔法”化到剑法来的。

华宗岱号称“笔扫千军”，判官笔的功夫普天之下，没有人比得上他。华剑虹是他唯一的爱女，除了功力限于年纪，造诣尚浅之外，家传的“惊神笔法”已有了华宗岱的七八成功夫。

卜仇天心中一凛，随即暗自庆幸，想道：“好在这女娃儿功力不深，而且她只是用一把剑，也难以发挥惊神笔法的双笔点八脉功夫。”

心念未已，铁铮的长剑划了一道圆弧，又是一招攻到。这次他们两人双剑合璧，剑尖所指，卜仇天的奇经八脉，全都在他们剑势笼罩之下，卜仇天这一惊才当真是非同小可，再也笑不出来了。

原来铁铮跟了华宗岱几个月，亦已得了“惊神笔法”的传授，

他日常与华剑虹练习得多，双方配合得也差不多到了天衣无缝之境，他们用双剑来替代双笔，合起来就正是华家的“双笔点八脉”的绝技！

卜仇天只不过能够“双笔点四穴”，说到招数的精妙，比他们至少差了一倍。他仗着功力较深，弥补招数之不足，但给铁、华二人联剑而攻，也是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卜仇天是使判官笔的大行家，华家的“惊神笔法”虽然是天下无双，毕竟也还是属于判官笔的招数，斗了二三十招之后，卜仇天开始摸到一点路道，应付得也稍微轻松一些了。

群雄初时见铁、华二人将卜仇天迫得手忙脚乱，都是不禁连声喝彩，心中想道：“怪不得这两个娃儿敢于口出大言，原来果然是有惊人的本领。”但后来，见卜仇天渐渐稳定形势又不觉为他们二人担心起来，俱是想道：“他们虽是家学渊源，技业惊人，但究竟也还是年纪太轻，气力不足。倘若卜仇天能应付到百招之外，只怕他们难免吃亏。”

双方越斗越紧，就在群雄为他们两人患得患失之际，铁铮蓦地喝声：“着！”双剑合璧之中，突然使出一招师父的“一剑刺七穴”的本领！卜仇天一直用应付“惊神笔法”的招数解拆的，急切间已是变招不及，饶是他本领不凡，身手矫捷，也难尽数避开。

只听得当的一声，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铁铮的剑尖已是刺中了卜仇天虎口的“关元穴”，判官笔脱手坠地。

原来这是铁铮与华剑虹早就计划好这一招，他们的“双剑合璧”，并非只练华宗岱所传的“惊神笔法”，而是兼练铁铮师门的“袁公剑法”，铁铮斗到最紧张的时候，才突然变招使出，果然杀个卜仇天措手不及，一击成功。

卜仇天败在两个小辈手里，而且败得这样狼狈，连兵器都脱手了，在众人哗笑声中，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下去。当下哪里还有颜面停留，连坠地的判官笔也不敢拾起。急急忙忙，撒腿便跑。

窦元又惊又怒，把眼睛朝着西门旺、司空猛与泰洛三人看去，这三人是他倚作靠山的第一流高手，他希望三人之中，有人给他去赢回一场。

西门旺与泰洛踌躇未决，因为以他们的身份，必须找个足以匹配的对手。对方的一流高手只有辛芷姑与段克邪二人，泰洛曾败在辛芷姑手里，西门旺自忖也奈何不了段克邪，既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想出去了。

司空猛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说道：“可惜空空儿不来，却教我找谁作对手去？”段克邪大怒，正要出场，辛芷姑却抢先一步，站了出来，冷冷说道：“我丈夫不在这儿，我替他接招。”

司空猛自忖可以胜得了段克邪、辛芷姑二人，但对段克邪则因领教过段克邪的轻功，觉得比较难于取胜一些，如今激得辛芷姑出来，正合他的心意，但却还是装模作样地说道：“女流之辈，胜之不武！”

辛芷姑冷笑道：“我这口剑还不想拿来伤你这无名小卒，你回去叫雪山老怪来吧。”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而辛芷姑语气中的轻蔑比司空猛刚才的说话更胜几分。司空猛大怒，气呼呼地跳了出来，喝道：“哼，哼，你这臭婆娘，你伤得了我，我给你磕头！”

司空猛双臂箕张，猛地扑来。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辛芷姑一招“金雕展翅”，便向司空猛的右臂挥去。这一招拿捏时候，恰到好处，是在司空猛的五指堪堪抓到她的胸前才倏然攻出的。

司空猛起初还不放在心上，冷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中指弹出，想用“弹指神通”的绝顶内功弹落她的宝剑，与此同时，他左掌也已化抓为拿，配合了“弹指神通”的招数，来拿辛芷姑的琵琶骨。

倘若这招“金雕展翅”是依原来招式使出的话，司空猛地这一弹之力，的确是足以令她兵刃脱手。哪知辛芷姑的剑招奇诡异常，完全不依常轨，她似乎也料到了对方是要这样应付，陡然间剑招已变，从司空猛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一招两式，“玉女投梭”、“金鸡夺粟”，剑锋截腰，剑尖却突然指到了他面上双睛。

司空猛大吃一惊，变招不及，索性硬攻过去。霍地把头一低，双拳直捣，和身扑上，他是拼受一两处剑伤，恃气力比辛芷姑大得多，将她压倒的。

辛芷姑啐了一口道：“呸，谁和你这样下流打法？”一闪身，剑

走偏锋，斜刺他腰部的“愈气穴”。辛芷姑只道他这样猛扑过来，身形必难稳定，这一剑趁着他身体失了平衡之际刺去，当可一击成功。

哪知司空猛的武功也早已到了能发能守之境，他一迫得辛芷姑闪身，脚跟一旋，身形已是拿桩稳住，登时一个反手擒拿，掌力有如排山倒海的猛扑过来，恰好是迎上了辛芷姑的侧攻。辛芷姑的剑势给他的掌力挡了一挡，说时迟，那时快，他的大擒拿手威力已是尽数发挥，辛芷姑的三处关节七个穴道都在他掌指擒拿之下。

辛芷姑衣袂飘飘，对方反攻得快，她也后退得快，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双方已是经过了反复两次的进退，终于是司空猛踏上了三步，辛芷姑则闪过了一边。他们两人间的一进一退，端的达到了武学中所谓“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境界，场中多少武学名家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境界，登时全场爆出震耳如雷的喝彩声。

司空猛扭转败势的这一猛扑固然是全力施为，看来狼狈一些；但辛芷姑的这一闪，看似毫不着力，其实亦是发挥了她的武学造诣，一点也不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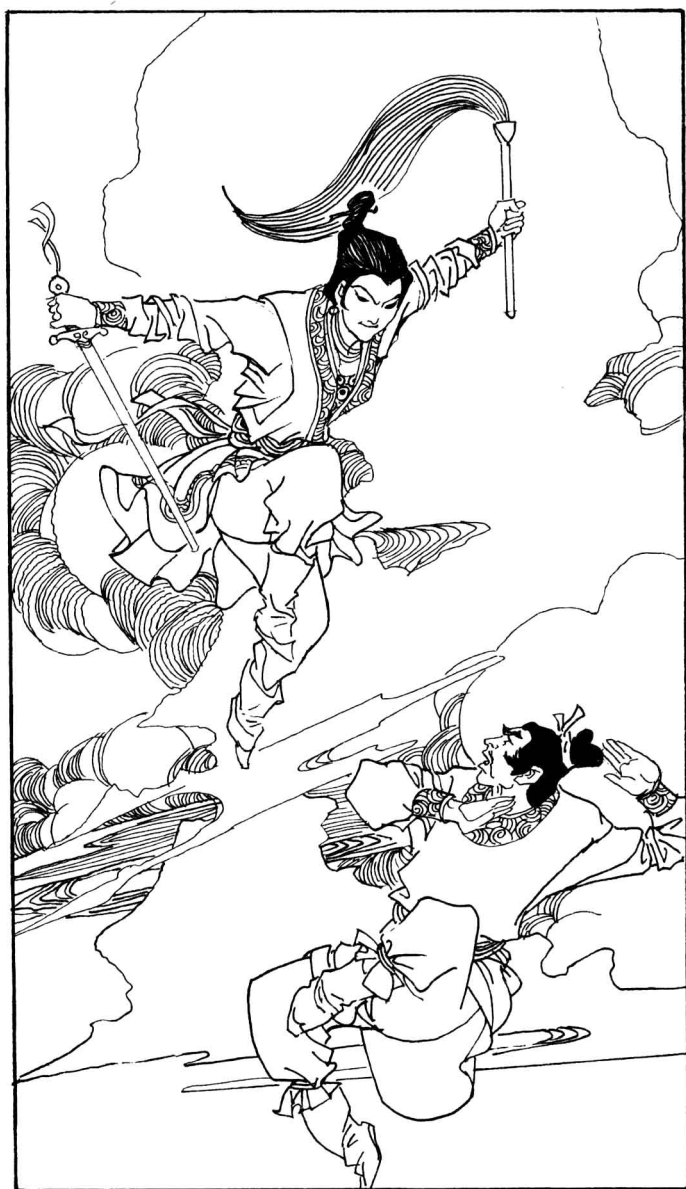
这一来双方都是吃惊不小。司空猛心里想道：“这贼婆娘号称无情剑，果然名不虚传。”辛芷姑心里想道：“怪不得那日华宗岱也几乎吃了他的亏，虽说华宗岱是久战之余，但这厮也果然是得了雪山老怪的真传，委实不能轻敌。”

双方都已识得对方的厉害，再度交锋，更是全力以赴，司空猛使出分筋错骨手法，双掌飞舞，掌力如山，指风如箭，每一招都是极其厉害的杀手。斗到紧处，辛芷姑只觉得对方的内力从四方八面涌来，几乎迫得她透不过气。

但辛芷姑亦非弱者，挡了几招，便立即还以颜色。一手执剑，一手挥舞拂尘，以两种性能完全不同的兵器御敌。

她最初只是单剑御敌，如今添了一柄拂尘，一刚一柔，互相配合，拂尘用以防身，“无情剑”只攻不守。威力更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等于增强一倍。

辛芷姑的剑法，若论变化的奇诡，武林中无出其右。司空猛仗着内力强劲，教辛芷姑的剑招无隙可乘，但他既然要分出一半以上



司空猛化解了辛芷姑的险招，心想：“这贼婆娘号称无情剑，果然名不虚传。”